

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

名家原创

中国孩子阅读计划

# 大荷花 小荷花



孟宪明 著

根据本小说拍摄的同名电影  
在美国洛杉矶

荣获

第十四届（2017年）

世界民族电影节

最佳儿童片奖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

名家原创

中国孩子阅读计划

大荷花  
小荷花



孟宪明 著  
王一汀 绘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荷花小荷花 / 孟宪明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7.10

ISBN 978-7-229-12322-2

I. ①大… II. ①孟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37142号

### 大荷花 小荷花 DAHEHUA XIAOHEHUA

孟宪明 著



丛书策划: 郭玉洁

责任编辑: 郭玉洁

李云伟

责任校对: 刘小燕

书籍插图: 王一汀

书籍设计: 韩青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[fxchu@cqph.com](mailto:fxchu@cqph.com)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 mm × 1000 mm 1/16 印张: 10.5 字数: 100千

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2322-2

定价: 30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Contents 目录



- 001/ 第一章 野鸭
- 013/ 第二章 鱼鹰
- 027/ 第三章 黑船
- 037/ 第四章 鳊鱼
- 047/ 第五章 芦苇
- 057/ 第六章 苍蒲
- 067/ 第七章 镰刀
- 079/ 第八章 鲤鱼
- 087/ 第九章 水蛇
- 093/ 第十章 水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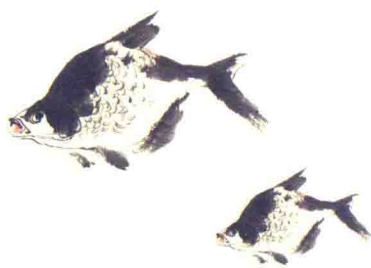
099/ 第十一章 拨郎钻儿

107/ 第十二章 弹弓

117/ 第十三章 荷花

139/ 第十四章 茅屋

149/ 第十五章 鹭鸶



第一章

野鴨





## 第一章

# 野鸭

天空扑进湖水，洗蓝了一派偌大的水域。棉朵似的云彩很凑趣地过来，一浮一浮地往前走，轻盈得似乎能飞起来。两只野鸭子贴着云边飞过，虽然它们比云彩快得多，但小荷花总感觉它们笨。“笨鸭子！”小荷花咕哝一句，对着湖里的鸭影甩出一个泥蛋儿。天空般的湖水被炸出一朵抖动的花来，花朵漾了几下，立即恢复平静，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。小荷花知道，这两只鸭子是一对，那只个大的，头绿的，胆壮的，总爱飞在前边的是公鸭，它经常做出很自信的样子鸣叫：呷！那只跟在后边的母鸭正好与它相反，个头小，胆子小，穿一身黑灰色的素衣，每当听见公鸭的叫唤，立即就讨好似的应和一声：嘎！

小荷花对野鸭最清楚不过。它们在水里游泳，下蛋却一定要到岸上。苇丛、树洞，甚至腐烂的树杈上都能筑巢。小荷花家后边



的草垛上就有一窝，小荷花偷偷去看过，窝是用羽毛和干草做的，窝里有十只鸭蛋，八只灰绿色的，两只土黄色的。小荷花感冒发烧喉咙疼的时候喝过生鸡蛋，一喝下去立即就不疼了。他想试试野鸭蛋是不是也能治病，偷偷地拿走了一枚土黄色的。夜里他努力不睡觉，期盼喉咙能再疼一次。第二天早晨趁爹娘和姐姐外出打鱼的时候，他拿了娘的缝衣针，先在鸭蛋的大头儿扎了一个小眼儿，又在鸭蛋的小头儿扎了一个大眼儿，他把鸭蛋的小头儿放到嘴里，开始了自己伟大的探索。“吱儿——”，他使劲吸了一口，一股蛋腥射进口腔。“哇——”，小荷花禁不住呕了出来。“呸呸呸呸，”一早晨小荷花吐个不停：

天下最腥的莫过于野鸭的蛋！

小荷花喜欢看母鸭带着小鸭子去游泳，却不喜欢看野鸭子怎样孵小鸭。不过，孵小鸭的过程太长了，母鸭又选择了小荷花家的草垛顶，那就看吧！孵小鸭真不容易，母鸭伸开翅膀，努力地盖住那九枚圆圆的鸭蛋，每当它累了想换换姿势，就会有不懂事的鸭蛋调皮地滚出去，母鸭发现了，立即就伸出翅膀小心地把它捉进来。每当此时，小荷花就后悔没有多拿走几枚，以便减轻母鸭的负担。“鸡，鸡，二十一。鸭，鸭，二十八。”娘吟哦着给他解释孵小鸡和孵小鸭的差别。小荷花数过，孵出小鸭的时间并不总是准确，有一只就是在二十七天出壳的！娘说，那是老大。老大都生得早。

小鸭子出生后就好玩儿得多了！闹嚷嚷九个黑灰色的绒球，呆头呆脑，摇摇晃晃，搔首弄姿，装模作样。鸭妈妈衔来了鱼虾，小绒球们拼命去抢。鸭妈妈带它们下水，小绒球挤挤揉揉，跌跌撞





撞，直到连滚带爬掉进湖里，才发现令它们害怕之极的水竟是这般有趣。于是，吃在湖，睡在湖，再也不肯回到陆地。

小荷花生在船上，长在湖中。他喜欢水。爹说，水生万物。娘说，没水不成世界。姐说，最干净的是水。姐好干净，总爱洗来洗去。小荷花可不这样认为，他对娘说，水最好玩儿。水真的最好玩儿！不说荷花如画。不说蒲苇如云。不说鱼肥虾美螃蟹像锅盖。光说永不重样的一湖晃动的景色就让人永看不够了。不管什么东西只要一落进水里，立即就变得好玩起来。云彩会蹦蹦跳跳。鸟飞会摇摇晃晃。人会忽长忽短。船会忽大忽小。七斤叔家的那条狐狸狗会忽然四条腿忽然两条腿。最好玩儿的是下雨。雨小的时候像游戏，满湖眨动着神秘的眼睛。大雨一到，立即就成了一场庙会，经声佛号，扯旗放炮，满湖都是人神的喧闹。有时候，天晴着却忽然落下了雨点儿，天上的云彩被自己的雨点儿打得直抖。“谁都有犯浑的时候。”爹常这样说。每到此时，小荷花就认为是雨犯了浑。

一群野鸭从水中飞过，混在其中的几只水鸡使劲拍打着短小的翅膀。小荷花连忙举起柳条，在枝头上扎上泥蛋儿，这是他的弹弓，他甩动柳条，利用柳条的弹性会把泥蛋儿甩出去很远。当他将湖水炸出七处花朵的时候，姐姐回来了。爹娘去城里卖鱼，天不亮就走了，是姐姐开船送的。姐上穿一件水红色白印花大襟短布衫，下穿一条蓝印花宽腿长裤，头上的独辫子虽不够粗，但已经长到腰间。姐很安静，常常云彩似的一声不响。“姐！”他喊了一声。姐笑了。姐问他吃饭了没有。他才不会不吃饭呢！他感觉，世界上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吃饭。他总有吃不饱的感觉，一睁开眼就说吃。



娘说，十一岁的孩子正长个呢，就得多吃。他故意对姐说，没吃。他知道，他一说没吃，姐姐就着急。果然，姐姐上当了：还不快吃去！在这儿站啥呢！

姐姐叫大荷花。姐属鼠，他属兔。在他出生的时候，前边的两个哥哥已经夭折，只有三岁的姐姐还健康地活着。村里人认为女孩儿命贱，阎王爷不稀罕。为了让他成人，必须男孩儿当成女孩儿养。穿女孩儿衣裳，取女孩儿名字，还要在脑后留一片胎毛不剪，叫小鳖尾（音yi）儿。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鳖。留了小鳖尾儿就不是人了，老眼昏花的阎王爷自然认不出来！当地的老人呢骂自己的孙辈“鳖孙”“龟孙”“王八孙”，其实都含有祝福的意思。女孩儿衣好做，胎毛也好留，可这个名字就颇费周章了。春兰、秋菊的都有人叫，草花之类的又不想取。爹皱了半天眉，“叫荷花吧！”爹一句话，他就成了荷花。

占用姐姐的名字有着更深的含意：即便阎王爷发现了，也有姐姐在前边挡着呢，死不着他！当然，这都是大人的把戏，年幼的姐弟并不知道。他一叫荷花，姐姐就成了大荷花。其实村里人并





不都喊他小荷花。他们喊他小子。像爹有时候忘了也这样喊。每到这时，娘就出来坚决纠正：荷花。小荷花！爹像欠娘了什么的，对娘很轻地一笑，马上改口叫他小荷花。姐姐不这样喊，姐姐喊他弟弟。村里人习惯喊兄弟。大家都这样喊兄弟。只有姐一个人喊弟弟。他知道，这是姐疼他的刻意。每当姐姐喊他“弟弟”，他就平生出多少幸福感来。真的，岸上的孩子就有因此嫉妒他的！当然，面对外人，姐姐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人家：他叫荷花。有人调皮，故意这样说，你不是荷花吗？他咋又成了荷花？姐姐的脸儿就红了，像做了错事似的，低下头连忙解释，他叫小荷花，我是大荷花。

小荷花想进湖捕鱼，兴冲冲要去驾船。姐姐不让。姐姐说，娘特意嘱咐了，不让你驾。他才十一，娘怕他驾船早，累坏了不长个儿。“为什么你爹个子低，就是小时候累的了。累瘪了！”爹娘越是不让他驾，他就越是想驾。现在爹娘都不在身边，机会难得，他坚持要驾。姐姐疼他，姐姐也让他。姐姐说，只能摇一会儿啊，出汗了就换过来。

“中！”他应一声，故意猛一甩头，脑后的小辫儿在脖颈上绕了一圈。他对姐一笑，抢过了船桨。

“慢点儿！”姐喊一声。

“中！”小荷花又应一声，双臂一使劲，小船像个听话的孩子，乖乖地调过头去。穿过近岸的苇林，挤开茂密的蒲丛，眼前豁然一亮，就到了宽阔的湖面了。小荷花弯下腰，更有力地摇着。

“累不累？弟弟你累不累？”

小荷花不理姐。

早晨的风羽毛一样轻，拂拭得湖面镜子一样干净。船上有两支桨，水里也有两支桨。船上的桨入水，水里的桨相迎，亲密得像一支一样。小荷花高兴，出了满头汗水，也没有感到累。

一桨一桨的荷田迎着小船过来。

墨绿的荷叶，青绿的荷叶，碧绿的荷叶，卷着身子的淡绿色荷叶，熙熙攘攘地逼窄了宽阔的湖面。荷花是荷家的娇女，窄狭里占据着舒心的空间。毕竟是少女般的五月，枝枝荷苞都娇羞无比。

“姐，姐！”小荷花指着一枝歪着脑袋的粉荷苞，“这个像你！”姐看着荷苞，弯曲了两道细眉，显然，她对弟弟的比喻感到满意。

“姐，姐，那个也像你！”那是一枝轻启朱唇的荷苞。姐扭脸看了，笑而不语。“更像了！”看看姐，看看花，小荷花禁不住大喊大叫。

姐姐故作嗔怪地问他：“哪个像你呀？”

小荷花停下桨，指着一枝半开的白荷大叫：“那个！”

当小荷花想着找下一个“自己”的时候，姐趁机抢下船桨，划向弟弟的那枝白荷。她将船停在荷边，把挺直的荷茎轻轻揽过。

“姐，小心扎手！”小荷花指着荷茎上的尖刺儿。

姐笑着，在白荷的半开的粉瓣上嗅了嗅。

“香吧姐！”小荷花有些讨好。

“这是我弟弟，当然香了！”姐姐又是一笑。

“蒲少爷说，这些荷开了三千年了！三千年前就是这样又大又肥，有粉有白。”

小荷花问过爹，三千年前的荷花蒲少爷咋知道？他又没去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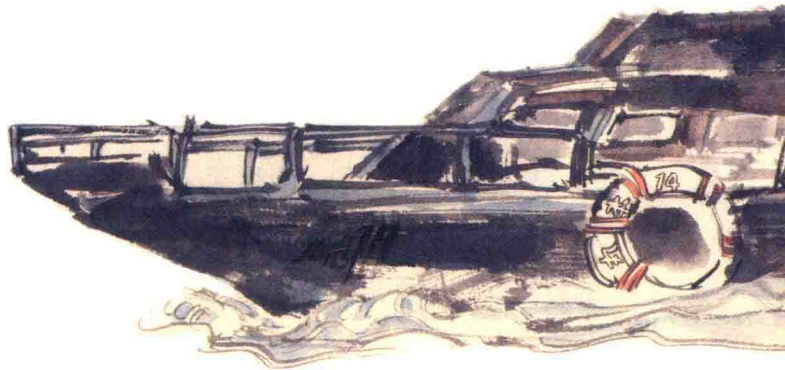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三千年前。爹说，蒲少爷留洋，啥都知道。留洋是干啥的？爹说，留洋就是到外国。外国的都叫洋。这他知道，从外国来的都是洋家伙。蒲少爷家用的是洋油，点的灯贼亮。村里人用的是棉籽油，灯捻儿老冒黑烟儿。蒲少爷穿的是洋布，瓦蓝瓦蓝的，细密得能照见人影儿。村里人穿的是土蓝，衣面上老有疙瘩儿。蒲少爷骑的是洋车（自行车），跑起来飞快，村里人用的是手推车，一走路吱扭吱扭。蒲少爷家用洋钉，亮亮的，一下子就砸进去了。村里人用的是木钉，叫楔子。一个一个往里打。有一次小荷花看修船，逞能说，要是用洋钉就好了。修船的“老鱼鹰”却说，洋钉不好，洋钉光漏。木钉楔进去遇水膨胀，船反而不漏了。但不管咋说，村里人都佩服蒲少爷，说他喝过洋汤放过洋屁，见过外面的大世面。

隆隆的雷似的声音从远处响起，小荷花抬起头，这样晴朗的天空咋会有雷，明晃晃的声音轰一下蹿过头顶，翅膀上的红圆鲜艳无比。所有的湖鸟都被惊起，侧斜着身子一阵狂飞。小荷花忽然明白：飞艇！

“飞艇！姐快看，飞艇！”小荷花为自己的发现兴奋。当时





人把飞机叫飞艇。小荷花以前也见过，但都是高高地飞在天上，像这样贴着树梢飞的，他可是第一次见到。

姐姐停住划船，手拉紧弟弟的衣裳。她皱着眉，追着飞艇的方向看。姐姐总爱皱眉，像这样好玩儿的事情有什么好皱的。小荷花弯下腰，他想逗姐，要往她身上撩点儿水。

轰！

轰轰！

小荷花直起身又喊：“姐，放炮的！听，咚，咚。要过年了——又要过年了——”

姐姐听见，猛地站直身子：“五黄六月，过什么年呢！”

小荷花直起头，一脸呆相望着县城的方向：“姐，会不会光县城里过年，我们这儿不过年？”

姐姐笑了，说：“一家过年都过年，哪会这儿过那儿不过的。傻子！”

小荷花有些遗憾：“那你说，不过年？”

姐姐坐下来划船，小荷花又往县城的方向看了两眼，这才拿起柳条编的罩篱，对着面前的小鱼兜下去。只一下，三条一拃长的鲢鱼就到了手里。爹说，鱼在湖里像住的三层楼房，一楼的鲤





鱼、鲇鱼，二楼的鳊鱼、鲫鱼，三楼上住的是鲢鱼、草鱼。鲢鱼也叫鲢子、噉嘴鲢子。眼瞪着，嘴噉着，一副不开心的样子。鲢子不喜欢小荷花，可小荷花喜欢鲢子。他用半张新荷叶裹住，再在外边糊上些青色的湖泥，拿过来放在娘正烧火的灶膛里，等荷叶外边的青泥变黄的时候，里边的鲢鱼就可以吃了，新鲜的肉味儿让他直耸鼻子。

鲢鱼一定猜透了小荷花的心思，每当他举起罩篱的时候，它们都一齐钻进水里。它们愿意游戏，但不愿意被捉。小荷花可比它们鬼点子多，他把罩篱埋伏在水里，然后在罩篱上边撒几片草叶再吐两口唾沫。鲢鱼们哪知道里边的阴谋，兴冲冲前来嬉戏。早有准备的小荷花猛地一抬，五只鲢鱼便中招落网。

“上当了吧！上当了吧！”小荷花把鲢鱼请进船舱，猛看见





船舱里有水，“姐，船又漏水了！”

姐姐说：“知道。咱爹说，卖鱼回来他就补呢！”

“我来舀水。”小荷花拿起船上的瓢。

“荷花——”湖岸上，五六个男人站着。

小荷花抬起头：“姐，喊咱的。”

“大荷花——小荷花——”穿长衫的年轻人晃着手。

“就是喊咱的。你看姐，蒲少爷！”小荷花指了指，“买咱鱼的吧？我敢肯定姐，就是买咱鱼的！”

“大荷花——小荷花——”

“唉——”姐应着，“走弟弟。”

两个孩子使劲划起船。

一群野鸭被惊扰，不情愿地飞了几下又落下来。

